

## 我军曾有两部穿过苏式军服

很少有人知道,战争时期我军曾有两支部队穿过苏式军服。

第一支是战斗在白山黑水的东北抗日联军。

1940年初,东北的抗日斗争到了最艰苦的时期,日寇对东北抗日联军发动了残酷的讨伐,东北抗联伤亡惨重,从建军时期的10万余人锐减到3000多人。为保存中共在东北唯一的抗日武装,东北抗日联军进行战略转移,除留下少数部队坚持战斗外,其余大部分陆续撤退到苏联远东境内。至1942年前后,在海参崴以北26公里处与伯力东北方向70公里处,分别建立了东北抗日联军的南、北两营两个训练基地。

1942年7月,苏联同意将在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联军南、北两营以及在中国东北活动的抗联部队统一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并委任周保中为旅长,

李兆麟为政治委员(后改任政治副旅长)。教导旅另授番号苏联红军远东方面军独立第八十八步兵旅(亦称中国旅),对外代号为8461步兵特别旅。全旅1500人。

8月1日,由东北抗联部队改编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正式成立。教导旅名义上归苏联红军远东部队代管,装备由苏联方面供应,服装按苏军陆军服装配发,干部战士分别授予苏军军官、士兵军衔,凡正排以上者按苏军军官标准核发薪金。但在内部保持抗联的独立性和中共的单独组织系统,执行抗联独立的战斗任务。

既然抗联教导旅纳入了苏军编制,也就很自然地按照苏军的规定给各级官兵授予苏军军衔了。于是,抗联的领导人肩上了被东北人称为“大军扛”的军衔标志。

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苏联远东红军迅即出兵中国东北。抗联教导旅配合苏联红军,参加对日本关东军的作战。抗战胜利后,教导旅编入东北民主联军,各级官兵的军衔也随之取消,但是,苏式军服暂时继续穿用。

第二支穿过苏式军服的部队,是新疆民族军。

1944年9月2日,新疆北部尼勒克县乌拉斯台地区人民为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举行武装暴动。不久,这场暴动发展到伊犁、塔城、阿尔泰地区,亦称“三区革命”。1945年4月8日,在伊宁以暴动队伍组成的游击队指挥部为基础,成立了新疆民族军。帕里诺夫任总指挥,下辖8个团又4个营共1.5万余人。7月,民族军主力在苏联红军援助下,向塔城、阿尔泰地区进军,而后挺进准噶尔腹地。9月下旬,进抵玛纳斯河西

岸,与国民党军隔河对峙,威胁迪化(今乌鲁木齐)。此时,民族军发展到13个团共约3万人。三区民族军共17个团,其中13个团是骑兵团,2个独立骑兵师,5个步兵旅。民族军从组织上到装备上都得到苏联的帮助,穿苏式军服,并实行苏联军衔制。

1949年10月,民族军为接应人民解放军入疆,自玛纳斯河以西分别进至东疆和南疆。12月上旬,一部到达迪化,与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会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1950年1月10日,民族军在伊宁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法铁伊·伊凡诺维奇·列斯肯任军长,顿星云任政治委员,下辖两个步兵师和两个独立骑兵团,共1.3万余人。归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建制。

民族军被改编为第五军后,不再实行军衔制,但苏式军服仍穿了一段时间,以后逐步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统一军服式样。

摘自《党史博览》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只有两位党和国家领导人逝世后保存了遗体,一位是毛主席,一位是班禅大师。

1989年1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十世班禅大师,在他日喀则市的新官德虔格桑圆寂,时年51岁。之后,他的法体在德虔格桑圆寂经过长期保存处理后,供奉在扎什伦布寺的则甲大厅,让人们瞻仰朝拜。1993年8月30日,西藏日喀则市扎什伦布寺,举行隆重的宗教仪式。在一片法鼓螺号声中,十世班禅大师法体,被邀请进国家投资6406万元为他修建的黄金皮灵塔祀殿释颂南捷。

**班禅大师法体的保存**  
按照藏传佛教的传统惯例,历代达赖和班禅圆寂后要完整保存法体,实行塔葬。塔葬之前,要对法体进行长期保存。

班禅大师圆寂后的第四天,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为保存大法体,提供了5公斤藏红花。同年2月4日,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再次提供了500多公斤共108种名贵药物,其中有帕香玛粉、白檀香粉、高级冰片和“六种良药”等。

从1989年1月28日至5月26日,十世班禅大师法体一直保存在他圆寂的新官德虔格桑圆寂,面容用一块锦缎遮盖。据参加法体保存处理的工作人员介绍:先对班禅大师的面容进行整修、描画、涂金,然后才能揭去遮面的那块锦缎。同时,对法体进行脱水处理。每裹一层绸缎,涂抹一层药物。前两个月,每天换一次绸缎和药物;后两个月,每两天换一次绸缎和药物。绸缎主要起脱水作用,药物主要起防腐作用。

用于处理班禅大师法体的药物,被喇嘛们研成粉末,制成佛像或装入纸袋,分赠给朝拜和瞻仰班禅大师法体的人们。吸取法体中水分的绸缎,则被撕成布条,打结后制成吉祥绸,与药物一起成套赠送。据说这两件物品是送

## 十世班禅大师法体安放揭秘

给至尊至贵的瞻仰朝拜大师法体的人们,不会轻易赠人。

1989年5月22日,扎什伦布寺民主管理委员会发出通知:十世班禅罗桑赤列伦珠·确吉坚赞大师法体定于藏历十七绕回土蛇年闰3月21日,公历5月26日上午10时至11时吉日良辰,从德虔格桑圆寂前再停放片刻,绕班禅大师生前所住的扎什伦布寺,绕塔3圈,停放片刻,抬至措钦大殿,在释迦牟尼佛像前再停放片刻,绕班禅大师生前的讲经法座转3圈,之后,在一片佛乐声中,法体被邀请进安放班禅大师的则甲大厅供奉。

在扎什伦布寺则甲大厅,班禅大师法体供奉了4年多的时间。在这些日子里,从国外来日喀则观光的游客,到扎什伦布寺朝佛的善男信女,都要瞻仰和朝拜班禅大师法体。每年,供奉班禅大师法体的则甲大厅,开放时间达340天以上,共接待瞻仰班禅大师法体的人数在1000万以上,仍然满足不了群众的要求。这个数字是惊人的,相当于西藏总人口的5倍。

班禅大师法体于1993年8月30日邀请入灵塔。早在今年初,扎什伦布寺就从内地为保存班禅大师法体专门订做了一个钢质保险柜,保险柜的体积为10余立方米,可耐2000度高温。同时,还为装放大师法体,制作了精致的檀香木灵柩。先把大师法体装入保险柜,再把檀香木灵柩放入保险柜,保险柜放在灵塔的宝瓶里。宝瓶封口处,安放一尊班禅大师等身塑像。

的3万余名群众,手持燃香,哈达,夹道迎送。法轿所经之处,人头攒动,争向法轿投掷哈达。顷刻间,数万条哈达犹如白练飞舞,轿顶哈达堆积如山。法轿后面,无数男女蜂拥追随。法轿在扎什伦布寺教寺院绕塔3圈,停放片刻,抬至措钦大殿,在释迦牟尼佛像前再停放片刻,绕班禅大师生前的讲经法座转3圈,之后,在一片佛乐声中,法体被邀请进安放班禅大师的则甲大厅供奉。

在扎什伦布寺则甲大厅,班禅大师法体供奉了4年多的时间。在这些日子里,从国外来日喀则观光的游客,到扎什伦布寺朝佛的善男信女,都要瞻仰和朝拜班禅大师法体。每年,供奉班禅大师法体的则甲大厅,开放时间达340天以上,共接待瞻仰班禅大师法体的人数在1000万以上,仍然满足不了群众的要求。这个数字是惊人的,相当于西藏总人口的5倍。

班禅大师法体于1993年8月30日邀请入灵塔。早在今年初,扎什伦布寺就从内地为保存班禅大师法体专门订做了一个钢质保险柜,保险柜的体积为10余立方米,可耐2000度高温。同时,还为装放大师法体,制作了精致的檀香木灵柩。先把大师法体装入保险柜,再把檀香木灵柩放入保险柜,保险柜放在灵塔的宝瓶里。宝瓶封口处,安放一尊班禅大师等身塑像。

迎请大师法体入塔那天,是藏历的吉日良辰,轮廓剪影般的十世班禅灵塔祀殿释颂南捷,在晨雾中显得更加庄重、雄伟、壮丽。寺庙内外,数千名僧俗群众,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手持哈达,秩序井然地从四面八方汇向扎什伦布寺,自发地参加迎请十世班禅大师法体入塔仪式。在庄严的法号呐喊声中,8名喇嘛抬着班禅大师法体,缓缓地走出了昔日供奉大师法体的则甲大厅。参加大师法体迎请仪式的有西藏自治区党政领导人、青、甘、川等藏区来的代表,宗教人士,及班禅大师的母亲和弟弟。

在通往释颂南捷的石板道上,喇嘛们用彩粉精心绘制了许多幅象征吉祥的图案。道路两旁站着扎寺的数百名默默祈祷的喇嘛。

当十世班禅大师法体迎请进入释颂南捷外门时,法鼓螺号震耳欲聋,人声鼎沸。在十世班禅灵塔祀殿释颂南捷的二层回廊殿,灵塔宝瓶入口处与回廊殿之间,搭设起一道空中天桥。班禅大师法体通过这道空中天桥,进入灵塔。入塔前,参加大师法体迎请的宾客,献上最后一条哈达。扎什伦布寺阿巴扎仓和密宗喇嘛,面对法体举行了隆重的宗教仪式。在一片佛乐声中,在一片诵经、祝福、祈祷声中,十世班禅大师法体安放在灵塔内。摘自《中国文化报》

### 袁世凯逼“选举”

“选举”这个词,在中国古代,指的是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后来,才演变成今天这种投票选举领导人的意思。所以,当西方政治意义上的选举在中国落地的时候,大家一时间都不习惯。1913年10月6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第一个正式总统,就是如此。

当时,袁世凯已经打垮国民党的武装反抗,势力达到顶峰,除了少数国民党精英之外,全国上下,无不视袁世凯为收拾残局、使中国安定的唯一强人。后来的反袁英雄蔡锷、梁启超等人,此时都为袁甘效死马。国会中,虽然国民党议员近半数,但民初的国民党,本来就是为选举而拼凑起来的杂牌,真正对袁世凯有异议的强硬分子,此时死的死,逃的逃,剩下的,基本上都是安分守己之辈,心里早就对袁世凯服软了。其标志是国会的程序改变,按西方的规矩,国会应该是先制宪,后选总统,而没有颠倒过来的道理。但袁世凯为了早点登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定要先选总统后制宪,国会居然答应了。

为了选总统,先炮制出一个本应属于宪法一部分的“大总统选举法”。选举按照袁世凯的意愿进行,而且几乎没有竞争对手。按道理,到了这个份上,袁世凯对总统的归属应该放心了,可是,他不。

1913年10月6日早上,国会议员们刚刚在椅子上坐下,就发现国会外面来了黑压压一大群人,把国会大楼围得水泄不通。来的人号称“公民团”,个个进退有据,号令严整,腰板笔直,分明是换了便装的军警。“公民团”的人数,据当事人说,有几千或上万。人虽多,大家嚷出来的却是一样子的话,那就是:如果议员们不将国民期望的总统选出来,就别打算离开国会半步。就这样,在“公民团”的重重包围中,议员们开始投票选总统。

第一轮,袁世凯没有达到法定的四分之三票数,第二轮还是如此,不得已要投第三轮。这时候,天色已晚,议员们一天滴水未进,饥渴难挨,最后实在撑不住了,总算是把袁世凯选为总统。当他们被放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了。

事后统计,依袁世凯当时的实力和威望,如果不派“公民团”,估计他第一轮就当选了。“公民团”的强买强卖,反而激怒了部分议员,于是故意捣乱,才会投上三轮。

不过,袁世凯以后的统治者学得聪明了,这种牛不喝水强按头的把戏很少玩了。段祺瑞是从议员选举开始操控,选出来的议员大部分都在他的俱乐部里吃喝玩乐领补贴。曹锟则购买选票,每票5000大洋。

摘自《扬子晚报》

## ZHENGZHOU DAILY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zzwbwh1616@sina.com

## 母亲与总统

王俊义

日,是在西峡县一个叫木寨的小村庄里度过的。不要说降落在哪里,她甚至连降落伞是什么也不知道。她没有坐过飞机,也没有坐过火车。她的生活半径就在西峡的35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度过。她生日的那天,我们几个子女回到了木寨,在一座很大的院落里为母亲祝寿。太阳很好,温和的光线照耀在我们的院子里。我们的身上暖洋洋的,母亲的身上暖洋洋的。母亲很满足,她坐在一把粗糙的桌子的上席,很像二十几个人单位的领导,十分自尊地喝着一杯江西出产的四特酒,似乎这是这座院落里的最高统治者。她在生日这天的威严,一点也不比美国的前总统布什逊色。母亲就是母亲,她在某一个地域或许是十分微不足道的,甚至是不足挂齿的,但在自己儿女的心目中,她是一个总统,是一个威严感十足的总统。尽管我们生活得并不辉煌,但是我们感谢她,她给予我们生命,她养育了我们的生命,她存在着,她生活着,她就

是我们的总统。  
美国的前总统布什,他在80岁的时候,接受北京论坛的邀请,到一座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城北京演讲。他的西装笔挺,他的风度依旧,他的拳头握得十分有力,又十分有力。没有当过总统的人,绝对表现不出那种自信与尊严。因为他是总统,因为他的尊严,表现了一个男人21世纪的形象,他拿走了北京论坛总经费的十分之一。十分之一是多少呢?不多也不少,恰巧10万美元。他的10万美元来自他的演讲,来自他演讲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如果中国能够和平崛起,我就对这个世界充满信心。”总统就是总统,他的语言,就是他的金钱;他的演讲,就是他的资源。而他的智慧,就来自他的演讲和语言。

母亲80岁的时候,还在耕种她的9分耕地。在深秋,她掏40元人民币,让别人为自己的土地播种,把15斤小麦撒在土地上。她在近来8个月的时间里,几乎每一天都要到自己土地

里看一看,把青青的麦苗看成一片金黄。丰收的景,9分地收成700斤小麦。母亲看着小麦微笑,就像布什看着飞机与降落伞微笑。她的小麦卖给一个商人,得到420元人民币,她的微笑就9分地收获950斤玉米,又挣回了450元人民币,她的微笑就更加灿烂了。然后,她乘乡村的公共汽车到县城来找我,神秘地告诉我:900元,存起来吧。这个时候,母亲就成了世界上另一个比尔·盖茨,在建造自己的金融大厦。2005年秋天,在布什从中国拿走10万美元的时候,母亲在银行里存了900元人民币。

母亲与总统,在一定的意义上,有着天壤之别,但是在生命的意义上,又没有一点差别。作为一个儿子,看待自己的母亲,一定比总统伟大,更充满智慧。世界因为有了儿子对于母亲的崇拜,生活才变得分外有了自己的意义。

母亲80岁,美国前总统80岁,在这一天,我的情感,与美国现任总统的情感几乎是一样的,几乎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摘自《散文选刊》

笑得开心了:“这就对了,你现在的你,多迷人,多有亲和力呀?这么漂亮的一张面孔,整天在那里,不是浪费又是干什么?同样的道理,公司给你提供的这个平台,需要你去好好利用才不至于浪费,人的生命也需要不断地去充实,才不至于浪费!”

从此,我再也没有提过辞职的事,而是每天面带微笑地上班,认真地做好分内的每一件事。  
竟然再也听不到凯妮的批评,听不到其他同事和哈里主管的批评了。十年后的今天,我已成了这家公司的副总裁,我依然时时提醒自己,利用好自己的一切优势,别让它浪费了。  
摘自《格言》

厉山在湖北随州境内。大洪山在其南,桐柏山在其北。两山盛名既久,游客多矣。

游历名山大川的人,若来看厉山,肯定会失望。这座山无崔嵬峥嵘之势,亦少修林梵刹之姿。绕山而走的姜水,流沫虽活,涓涓却瘦。

尽管这样,中国所有的山峰,无论多么峭拔,多么奇异,都会俯下身来,向这一座小小的厉山,表达深深的敬意。究其原因,厉山虽小,却是中华始祖之一的炎帝神农的诞生地。

厉山,又名烈山。2006年暮秋,我与京城的几位史学家,作家乡朋友专程前来拜谒。来此者,以朝圣者的心态则可,若以旅游者的心态,则会感到失望。因为山上既无绚丽的景色,亦无情致的古迹。惟一可看的,是一个狭隘的洞穴,传为神农降生于此。

炎帝与神农,究竟是一人还是两人,汉代之

那是一双玛利亚手工坊的手套。栗色的羊皮,里面衬着暖和的羊毛,是祖父送给迪亚斯的圣诞节礼物。玛利亚手工坊是城里最好的手工坊,要订做这样一双手套至少要提前两个月预订。手套上还绣着迪亚斯的名字,真是稀罕极了!

和妈妈去看外祖母时,迪亚特特地换上了新手套。

在一个叫里达的小站,火车出了点小故障,广播里通知说大概要停留45分钟。

站台上有很多和迪亚特一般大小的孩子在卖报纸。迪亚特也买了一份,付钱时,他发现卖报男孩一直羡慕地盯着自己的手套看,有些得意:“是玛利亚手工坊的,要30多美元呢!”  
卖报男孩说:“谢谢你

## 厉山本纪

佚名

有争论。汉之后始称一人。近年来,名人已成为不可再生的旅游资源,各地争抢激烈。关于炎帝的出生地,亦有歧见,但厉山作为神农故里,却是早有异议。炎帝神农早于黄帝,即便在司马迁生活的西汉,亦感到古史难证。所以,在他的巨著《史记》中,有专门的《黄帝本纪》,对炎帝,却只寥寥数笔带过。但是,在民间,炎帝还是保留了不少传说,神农尝百草更是家喻户晓的故事。上古的三皇五帝,虽排法各异,但炎帝总是名列其中,而黄帝阙如。而且,炎黄二祖,不仅有南北地域之分,更有着政经之异。炎帝是华夏农业文明的开创者,而黄帝则是政治文明的奠基者。

当此日,我站在厉山

的神农洞前,试图感受上古祖先诗意的穴居,想象这洞前有潺潺不息的清泉。这清泉融入姜水,汇入汉水,流入长江;清泉的周围,都是青青的楠木林,步入林子的,除了悠然自得的大象,还有围着兽皮、穿着草裙的男女。在人类的童年时代,和谐的自然而养育着人类的心灵,诗意像鲜花一样长开不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像神农这样伟大的祖先,决不可能在穷山恶水的环境中诞生。

几千年时间过去了,今日的厉山无复当年的美丽。每一个见过神农洞的人,都会觉得这局促的岩洞,不但阴暗,而且潮湿。不要说从中感受诗意,就是品享哪怕是一点点的温馨,也是太高的奢望。但

是,只要一想到,我们华夏的祖先就是从这岩洞中走出,然后发明了茅屋,发明了陶器,发明了耜耨,发明了弹琴,并辨识了众多的花木与谷稗,我们的惆怅立刻就如烟消云散,而代之以深深的感恩。

中国的历史,基本上是一部政治变迁史。历代史官,莫不专此为己任。基于此,开创政治制度的黄帝就显得比炎帝重要。但是,更多的人类文明的开拓者,却是活在民间的传说中,这方面,炎帝可称为代表。用今天的俗语讲:炎帝不但是伟大的科学家,亦是勤奋的实干家。自远而今,千秋万代的人们,可以不懂政治,但绝不可能不懂生活。因此,只要我们活着,炎帝神农就如影随形地陪伴着我们。

从这个意义上说,厉山,是中国远古文明的一个拐点,没有人可以轻视它。

摘自《新民晚报》

手套的故事。”校长说:“凯迪拿了手套后不久,自己终于攒钱买了一双手套。他想把手套还给你,却没有你手套上的名字,只好写信给你。在他准备去找牧师帮忙时,遇到另一个没有手套戴的孩子,凯迪就把手套给他用了。后来,这两手套以一种微妙的默契在里达镇传递着,直到冬天结束。他们把手套交到牧师手里,请他帮忙,希望可以还到你手里。他们还自己凑钱买了几双手套,挂在站台上,准备这个冬天给需要的人们用。”

“牧师找到玛利亚手工坊,查到这双手套的订购记录。根据你祖父留下的地址,手套被寄到这里。还有一个好消息,玛利亚手工坊特地为凯迪他们做了几双手套,上面都绣着你的名字。”

摘自《江海晚报》

了,迪亚特看见凯迪有些瑟瑟发抖的背影,突然改了主意,飞快地把手套塞给了凯迪。  
回到座位,妈妈问:“你的手套呢?”  
“给凯迪了。”  
后来,妈妈买了一双新手套给迪亚特。春天过了,夏天也过了。那双玛利亚手套,开始还偶尔被想起,后来就似乎被迫迪亚特淡忘了。  
秋天一个早晨,莉娅老师让迪亚特去校长办公室一趟。  
一进校长办公室,迪亚特看到桌上赫然是一双手套,像极了自己的那双手套。  
“我昨天收到这双手套,还有一封信,关于这双

## 带着微笑去上班

宋洋

什么关系,只是茫然地摇了摇头。

皮特仍然笑着说:“那就太可惜了。”

我说:“皮特经理,我明白您的意思,我只想知道,我的辞职报告您批了没有?”  
皮特经理好像没有听到我的话一样,依然笑着说:“你看,这傍晚的湖色多么美丽,如果此时你不在这里散步,那么,你就浪费了这美丽的晚霞,如果你不曾在早晨的湖边跑步,那么你就错过了湖边的朝阳。”  
我若有所思地听着,抬头望去,果然看见了天边那

一道道晚霞,如一幅优美的图画般美丽,也感受到了那些在这里散步的人们的幸福。

皮特经理又接着说:“是的,那些美丽的景色需要人去欣赏,才不至于浪费,你欣赏一副美丽的面孔,也是一种浪费。”  
什么?不笑,对面孔也是一种浪费?这还是第一次听人讲这么一个道理。  
“您真幽默。”我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脸蛋,不由自主地笑了。

皮特经理见我笑了,则

## 美文闲读